

长篇小说

全景揭秘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

关东赌王

一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

严岐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全景揭秘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

关东赌王

一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

严岐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东赌王/严岐成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55-0043-0

I. ①关…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752 号

Copyright © 2015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3

关东赌王

作 者	严岐成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043-0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东区) 14 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引子

深夜，灯黄如桔，肩头的刺刀泛出一股青白。

田昊机械般迈着步子，长长的走廊 28 米，大约 28 步。他均匀地走着，每一分钟一个来回，像钟摆一样，不停止，不误时。

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圆圆地瞪着，两个耳朵始终机灵地支棱着。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知道这走廊的铁窗后面关的是“虎”。更何况，明天、这里的“虎”就要走上刑场。

突然，13 号监舍的铁窗上现出一个脑袋。那个脑袋上长着一个独眼，也正因为是独眼，五官有些变形，面目就更加狰狞。

“兄弟，口渴！”

田昊瞥了他一眼，他知道这人是“独眼老七”，名震辽西的著名恶棍于志成于老七——一只独眼恶虎！

三年前，他的一只眼睛毁于一场殴斗。那是一次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殴斗，势力不均的殴斗。结果，于志成一个眼珠子被打冒，他大喝一声，当众吞掉了那个眼珠子。一百个人被一个人吓懵了，他们立刻鸟兽散。于志成一战成名，辽西地段，“独眼老七”的号子如风飞扬。搭上出租车，喊一声，“我是老七的兄弟”，出租车会乖乖地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分文不收。到了饭店，你提一提，“老七是我大哥”，于是，饭店老板让你吃饱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1
001 松花江饭庄	6
002 十八年前	12
003 拜师学艺	19
004 小灵狐红玉	25
005 小小骗技	31
006 螳螂捕蝉	37
007 撒下香饵	42
008 钓起金龟	48
009 灵光塔	53
010 蓝道徒	58
011 崇山峻岭	64

目 录

CONTENTS

69	012 千手狸猫
73	013 过山豹蒋相伍
78	014 长白玉石
83	015 色乱情迷
89	016 交上订金
96	017 三张牌
102	018 冷鹰黎天罡
106	019 江上四眼虎
111	020 铁袖吕青风
117	021 警花韩寒
123	022 夜鸟归林
128	023 俄罗斯轮盘
134	024 三江赌王

目录

CONTENTS

025	未雨绸缪	139
026	事预则立	145
027	猝然而遇	150
028	跟踪	155
029	先拜佛祖	160
030	人生何处不相逢	166
031	图穷匕见	172
032	前哨战	177
033	不是冤家不聚头	183
034	真刀实枪	189
035	南北老大	194
036	大红大紫	199

目录

CONTENTS

204	037 误入蓝道
209	038 顷刻之间
215	039 紧追不舍
220	040 漂流的极乐世界
225	041 回头是岸
230	042 师徒反目
235	043 石破天惊
241	044 最后的结局
246	尾声

长篇小说

全景揭秘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

关东赌王

一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

严岐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关东赌王

喝足，然后“礼送出境”，当然，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拿笔签字，什么时候还，那就再说。

于老七的麾下从者如众，不管岁数大小，一律称他为“七哥”。这“独眼老七”只是辽西百姓背后的一种称呼，如果小孩哭闹，大人一声“独眼老七来了”，小孩子会立刻噤声。

社会上混的流氓之类却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七哥”，这是他的代名词。似乎忘记了他叫于志成，好人知道他叫“独眼老七”，流氓知道他叫“七哥”。按社会上的话说，这叫号子，他的号子就是这么响。

这“七哥”混大了，一时间耗子成精也是精。正人君子见到他退避三舍，他也就更加的横行霸道。哪个商店开业，第一个帖子得发给他，否则，当天晚上两米的大橱窗就得粉粉碎，开业之初，再来两个小流氓一顿胡闹，什么生意就是不黄也会半死不活。

他本人也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他敛财的办法与众不同，可谓巧取豪夺。其中，他最擅长的就是设赌，设赌抽“红”，钞票会像雨点般落下，赌场越大，红利越多。由于“老七”名头大，号子响，南来的北往的各路“神仙妖怪”到了辽西首先要拜访他。也只有他，在黑道上可以罩住所有兄弟。偶尔有一个不开事的，拜访了别路神仙，那他肯定倒霉。于老七耳朵长、信息灵，他抬抬手，发个信号，自然有他的小弟出面，那个人不是腿断就是胳膊折。一来二去，于老七在辽西黑道上的头把交椅无人能撼。

这一来，他倒弄出个局面来。走到哪里，后面四个小弟，一色的黑色西服，一色的蛤蟆式墨镜，不用说话，往那儿一站立刻冷气森森。那是八十年代初啊，一台北京吉普，掀掉了布篷，完全一个敞篷车。开着这台车，他能在朝阳大剧院十八级台阶上骏马般驶上驶下。身边的小弟站在车上大呼小叫，酷毙了！

就是这个独眼老七，横着膀子像个螃蟹一样横行的时候，他遇上了“严

关东赌王

打”之年。也许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他的气数尽了。公安出动了一队刑警带着一个班的武警，在宾馆房间里将他逮个正着。那些耀武扬威的小弟立刻成了小耗子，咄咄溜溜钻进床底下不少。剩下他，刚想反抗，田昊的班长一个擒拿手，差点将他的膀子拿下。他的“铁姘”，一个鸡窝样头发的女人，吓得尿在了床上。

什么老大？耗子虽然成精但他还是耗子。也许那一刻于老七才从心里终于明白：相对于强大的专政机器，什么老大，无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场闹剧，奇臭无比的一堆狗屎而已。

这不，面对此刻的田昊。不管他的独眼何等狰狞，眼窝里闪出的目光却透着凄凉和无奈，嘴角的一丝纹路刻画得他可怜兮兮。

田昊执行任务一丝不苟，从来不和犯人拉拉扯扯。今天，他也不想说别的，可他还是从饮水机中接了一杯水，把一次性的纸杯交给了于老七。

走廊里恢复了平静，田昊恢复了他钟摆一样的运动。

两个小时，属于田昊的是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圈的钟摆运动。然后，他就要下岗，明天有更重要的任务。

突然，又是突然，13号监舍一声咳嗽，小窗子扔出一个纸团。田昊弯腰捡起的同时，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兄弟，留着，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兴许你能用得着。”

声音是于老七的，很独特。

田昊捡起那个纸团，暗暗地放在了口袋里。而且，他也决心不向任何人去说，尽管他还没有看到纸团里的内容。

夜很短暂，下了岗位的田昊一倒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十九岁啊，正是贪睡的年龄。

第二天，起床哨让他一跃而起，战友们纷纷整理内务。沿墙就是一溜整齐的豆腐块，牙刷柄一个方向，毛巾一个样式。忙里偷闲看了一眼窗外，

关东赌王

看守所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也可以说是风雨不透。大小车辆，警官、检察官、法官，省、地、县三级，熟悉的不熟悉地，田昊目瞪口呆。他知道，这是执行，肯定是要执行于老七，他已经被判处死刑。严打嘛，他这样的恶棍首当其冲。

执行有中院行刑队，他们武警奉命保卫刑场。于是，他们的车辆率先开向野外的刑场。公审大会，押解犯人，都另有安排。

田昊想象着于老七的样子，他的独眼此刻射出的应该是绝望的光吧？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管他曾经多么嚣张。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但他今天不死是不行了，不死如何面对百姓的民愤。来到刑场的路上，许多店铺都挂起了鞭炮，百姓们要放炮庆祝了。想一想，如此死法，也够伤心的。

田昊突然想起那个纸团，他的手伸到兜里，纸团还在，可哪儿有机会打开。山风凛冽，不一会，鸣叫的警车声响起，遥远处第一辆卡车上就是于老七。头上的大牌子赫然写着：“流氓团伙主犯于志成”，上面用红笔画出大大的一个X。

好像是看到了田昊，老七向他的方向点了点头。

武警们拉开了警戒线，田昊站在警戒线上。身后万头攒动，人们蜂拥而来。武警们的身体站在那儿，竟然像一条钢铁的大闸，生生地闸住了奔腾的人流。

田昊背后有一个人，一手拎着一瓶酒，一手拿了一个碗，他举着碗在狂喊：“七哥！”

特立独行！田昊禁不住多看了两眼。可这一看，就被那张流着汗的脸紧紧地吸引住。长发齐耳，加上下巴一圈络腮胡，也就是一张脸像狮子一样，被毛发所包围；浓眉锐目，高鼻方口，五官中的每一个线条都如刀刻一样，棱角分明。这样的脸让人过目难忘，田昊在一刹那间就记住了那

关东赌王

张脸。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张脸转向了田昊，那张脸上的那张嘴吐出了一种与其极不相称的柔声细语：“同志，我去祭奠一下要死的人，让我过去吧？”

简直是胡闹！田昊本能地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不行！”

执行官举起了红旗，也就是一秒钟，“啪”的一声枪响传来。田昊的视野中，那个叫“老七”的身体慢慢地倒了下去。田昊知道，那里有一个三角架，尸体倒在上面，法医要进行最后的检验和拍照。

稍顷，一切都结束了。队长下达了命令，全体武警撤开警戒线，返身上车。

警戒线一撤，人流如潮水般涌向刑场。更多的人是要目睹这辽西一霸的最后面目，当然，那面目肯定会是更加狰狞，更加令人恶心。

让田昊心动的是，那个拿着酒瓶的人跑在最前面，他跪倒在老七的尸体前面，手中的酒洒在地上。

车子开动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渐渐远去。田昊心中一点也不平静，毕竟他才是个十九岁的青年。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世界七彩缤纷，一个人死去，有人要放炮来庆祝，有人却要用白酒来祭奠。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个狮子头是个什么人呢？田昊解不开这心头之迷，手又伸向了衣袋里。

卡车开得飞快，好像急于脱离刑场，周围都是清一色的武警，他当然知道部队的纪律。他终于忍住了，可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一个留了很久的心结。而且，他万万想不到，这心结直到十八年后的一天才突然打开……

001 松花江饭庄

俗话有云：“正月十五雪打灯。”

果然，掌灯时分，铅灰色阴沉了一天的天空，终于飘起零零散散的雪花。

那雪花纷纷扬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片雪花飞舞的世界。人们罩在这雪花中，朦胧中又带着一种莫名的喜庆。

冰封千里的松花江畔，有人在这不断飘落的雪花中，用一个高高的旗杆挑起一对红红的灯笼。那灯笼如夜空中的繁星在闪烁，也像一对眼睛在看着雪花飞舞混沌的世界。

灯笼的下面，是一幢现代化的仿古式建筑。那建筑雕梁画栋，青瓦飞檐，红柱盘龙，配着的却是闪着光泽的铝合金门窗。这幢气势宏伟又不伦不类的建筑，在三江平原名声远播，偏门七道，无人不晓。

二楼悬着一块黑漆烫金大匾，上书五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松花江饭庄”。

原来这是一家饭庄。可是，饭庄并不以饭庄而出名，它是以人而出名。他的主人“过山豹”蒋相伍，龙江一省只要在道上混的，哪一个都要称呼一声“蒋二哥”。

当然，既然是“二哥”，他就有他的“大哥”。大哥是谁呢？

关东赌王

此刻，这饭店的敞廊上放着一个红漆大桌，桌子中间的紫铜火锅冒着热气，空气中弥漫着羊肉的香味。围桌坐有四男两女，正中端坐一个豹眼鹰鼻，五十上下的人。他正是号称“冷鹰”，自有“赌王”之称的黎天罡，黎老大。挨着他的年轻女人掐着一支香烟，玉面、红唇，正是比黎天罡几乎要小二十岁的二房妻，“小灵狐”南红玉。侧面依次排开的就是老二蒋相伍，他的媳妇“花蝴蝶”林玉凤，老五贾和尚，老六陈道平。

新春佳节，饭店关门打烊，蒋相伍和林玉凤在这里张罗了一桌家宴。宴请老大黎天罡和他的几个把兄弟。

说起来，这几个把兄弟也不是普通的把兄弟。偏门七道，赌为“蓝道”，他们全是“蓝道客”，全是以赌为业的把兄弟。

在这个道上混，三更穷五更富。有了钱大把花去，没有钱借来了再赌，进了监狱，等着弟兄们出手救援，交了罚款，离了监狱再上赌场，赢了钱再去平账……进入此道，少有悔改。黎天罡出道三十余年，仍在道上翻来滚去，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想要金盆洗手，谈何容易？当然，黎天罡还没想金盆洗手，起码目前还没有这种想法。

他的身边是蒋相伍，是这几个把兄弟中混得最好的。幸亏是“花蝴蝶”给他把的紧，使他少有参赌。他大多是设赌抽“红”，坐地分赃。因此，他的赌技最差，却是他混得最好。这些弟兄哪个进了监狱都是他和“花蝴蝶”给他们拿钱平事，给他们花钱消灾，即使黎天罡也不例外。因此，虽然蒋相伍在年龄上是老二，可他在这群人中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谁弄来的钱也有他的一份。

松花江上的渔民养一种鹰，叫“渔鹰”。渔民在训练好的“渔鹰”的脖子上拴个皮套，“渔鹰”在水里叼上鱼要放到船上。等捕到足够的鱼，渔民会拿下它的脖套，喂它一些剩鱼烂虾。“过山豹”蒋相伍就是渔民，而在座的兄弟就是鹰，黎天罡是头鹰。

关东赌王

今天，他请这群人来可不是简单的饮酒赏雪，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面。酒过三巡，他举杯向黎天罡附耳问道：“老四有消息吗？”

黎天罡正要回答，突然他腰间的手机响了起来。黎天罡抽出一看，先对蒋相伍说道：“老四的电话。”

老四“铁嘴”刘成，薄薄的嘴唇能把死人说话，在他们哥们儿里他是“带事”的角色。所谓“事”是傻瓜赌徒的意思，“带事”就是将傻瓜赌徒带到他们的眼前，让他们各展绝技的角色。没有这个角色，他们就是有“老千王”的本事也没用。

黎天罡的声音虽小，边上的“小灵狐”还是听到了。她一挥手，手中的香烟在空中划出一道白雾，另一支涂着艳红指甲的手在唇边竖起食指“嘘”了一声。

“大哥，兄弟给你拜年啦！”刘成的声音挺大，语音里透着得意。这刘成此刻是在十里洋场的天津，拿着手机给黎天罡打电话。

隔着千里之遥，黎天罡仿佛能看到刘成锃亮的背头。他没客气，又看了一眼蒋相伍说道：“行了，你是正月十五拜年，晚了半个月了。你还是说说你二哥交给你的事办的如何吧，我和你二哥可在等你的信呢！”

“哈哈……”电话里先是传来刘成的一阵浪笑。

听到这笑声，蒋相伍心里就明白了，刘成一定是完成了任务。果然，电话里刘成压低了声音说道：“大哥，我什么时候叫你和二哥失望过？告诉你，我们要找的人就在天津的海港路。他们在这里开了一个珠宝行，名字叫泰来珠宝行。这几天，我就要挂上他们，告诉二哥，用不了太久，我一定让他们上钩。”

看到蒋相伍盯着他，黎天罡唯恐他听不清楚就将电话声音开到最大。这一来，从话筒和耳朵的间隙里传出的声音，全桌的人几乎全听到了。所有人的脸上都涌现了喜色，最小的老六陈道平竟喊出了一声：“好！”

关东赌王

陈道平名为黎天罡的小弟，实则黎天罡的弟子，他的一手“三颗牌”已经练得出神入化。在佳木斯火车站，他曾经凭着这一手，一天时间就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敛起六千元闪光的钞票。

为了练成这一手，虽然谈不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他的毅力也属实惊人。半夜三更跪在地板上反复练手，一个中指最前面的一节已经练成了自然的弯曲，像个耙子一样具有了特殊的功能。“三颗牌”就是两黑一红三张牌，翻过来给你看，让你看清楚了，然后往板凳上一扣，嘴里念念有词：“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鹤岗的，停一停啊、看一看啊！押红的赢、押黑的输啊……”押中红的就算你赢，可是你明明看到那张牌是红的，你押上去等他翻过来就变成了黑的。甚至，他可以当着你的面将那张红的折上一个折，放下后，你去押这张红的，打开来还是黑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他的手快，在你的眼皮底下洗牌就掉了包。红的打上折，很快的用手抚平，接着那张黑的被他打上了折。这就是赌技，有人叫“千术”。其实，无非是一句俗语：“赌博鬼，赌博鬼，逢赌就有鬼。”

那边“花蝴蝶”林玉凤有点不乐意，她从桌上的“大中华”里抽出一根烟，用身边坤包里的打火机点着。然后，她猛吸了一口，让白色的烟雾从鼻孔冒出，启口说道：“大哥，就你们哥们儿好呗！什么事还用得着交头接耳，这一圈里哪有外人？有什么高兴的事说出来大家一起高兴高兴。正月十五，我们也得个彩头啊！”

玉凤云髻高挽，粉面朱唇，说起话来两个硕大的绿色翡翠耳环晃来晃去。别看“过山豹”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她可是“过山豹”的精神领袖。事情就是这么怪，蒋相伍横刀立马，在三江平原谁敢不给“蒋二哥”面子？可玉凤说起话来，蒋相伍言听计从。

听林玉凤这么说，蒋相伍立刻跟上：“大哥，和玉凤说说，你看她急成那样？”